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清風閣
第二十九回 孝姑替父鳴冤 包公檢驗大審

詩曰： 為人忠厚被人欺，勒逼嗚呼在丑時。

後來親女伸冤屈，水火之中存我屍。

話說皮五爺次日清晨起來，整冠束帶，吩咐下面。吃了面，吩咐打轎三乘伺候。五奶奶今日素妝打扮，張老太一同前去，準備包公臨時問答。一同收拾清楚，抬至定遠縣衙門口歇下。

此刻，包公正喊各班伺候。不一刻工夫，典鼓齊鳴，包公升了公座，問：「高腳牌可有下落？」正然之間，外面喊冤，孝姑聲音低小，包公耳內隱隱姣滴滴聲音喊：「黑海冤枉！」

此是孫公顯靈，護佑姑娘，包公捋鬚，沉吟一聽：「帶叫冤婦人進！」又一喊：「叫冤人告進！皮孫氏，有甚麼冤枉，從直招來，倘有一字虛誣，本縣執法如山，決不寬恕！」孫孝姑說：「太爺明如清鏡，如水覆盆，有黑海冤枉！」包公詳思一會，問：「代何人伸冤？」孫氏口稱：「替父伸冤！」「可有丈夫？」

孫氏回言：「皮奉山即是丈夫，現在太爺台下。」包公一想，並無實據，傳皮外郎進見。五爺向上深深一躬，包公問：「令岳翁當日被害情形？」皮奉山回了包公說：「外郎並不知情！」

孫氏才明白。」包公叫帶皮孫氏：「你父親的冤枉，被何人所害？一一說明。」孫氏說：「父親本是浙江台州府，寄籍定遠，做了書吏，收了一姪，名叫小繼。因借銀，兩下通姦，勒死父親，丟下井中，支了鍋灶，又吞占家資。」包公暗暗點頭，發付：「孝姑、皮外郎回去，本縣代你伸冤！」二人下來。

再講包公吩咐值日的快頭，又叫坊保，準備一切東西，在求雨壇，坊保辦了炭醋火酒，現現成成。包公用了中飯，到了晚上安歇。次日早，穿了吉服，用了上頓飯，外面叫人伺候。

眾人將刑杖一齊帶全，外帶行人全班執事，吆喝前至求雨壇面前下轎。

包公傳諭，將皮奉山同妻孫氏前來。五爺、奶奶、張老太吃飯，飯畢，坐轎到了求雨壇下轎。包公叫人抬了棺具等件放在蘆篷內，吩咐喊了匠人、聽差來，用鑿子把棺枋攢頭鑿開，吩咐一聲：「升炮開棺！」取出屍首放在蘆席上一看，認不出面目。取了水噴過，行人上來磕過頭，就說：「驗過頭上無過。」

又驗兩耳、兩眉、鼻子、口唇、兩膀、十指，皆無故，只有臍下有掐傷一寸零三分，乳上有爪傷一寸三分深，膀下有打傷，五寸零三分，傷共十一處，糞門踢一下，現有青腫。三個發內並無傷。包公叫：「行人，你自己要一定相驗明白，不可賣法！」

包大人吩咐外面打轎，一齊各歸署內。皮五爺他坐轎回來，家中人每人賞了酒錢。包公上轎時，吩咐地保，看好屍首，明日復驗。次日，包大人又至，行人仍然前供，驗不出傷來。眾人詫異，包大人一看，心中疑惑，他有了底氣，即刻調回衙行人：「明日相驗，若三次相驗無傷，抬棺木來見我！」包公退堂，仍然回署。孫氏回來，亦不講他。

且言行人回來，悶悶不樂而回。奶奶開門，見丈夫愁眉不展，細細說了一遍，奶奶說：「你可曾驗得清楚？」「耳門鼻孔，並未看過！」奶奶又叫：「丈夫，買東西請了我，我告你，明日驗去。」于升說：「買東西請你？」買了肝大，打了酒家來，二人吃酒。奶奶說：「黃蠟炒雞蛋，吃了驗不出傷來；針掉在裡面，沒有傷；犀角釘釘子，驗不出傷來！」于升聽了，暗暗點頭。

到了次日，包公一晃，又到屍篷下轎，于升已來。包公復叫于升相驗一遍。于升相驗，孫公明白屍首，叫人將無主屍首仍放棺內，此刻並無屍親。包公問：「于升，你兩次相驗無傷，如何今日相驗出來？」于升跪稟實話：「是房下教我的！」包公立標硃簽，將于升妻帶來，一拶子就招出：「因同人有奸，親夫礙眼，將親夫謀死。」包公押著于升妻子起屍，果見鼻內有犀角釘定住，裝在棺內，押付荒郊埋葬，吩咐：「賞五十兩銀子，于升，代你妻子把前夫超度！你妻子亦非良善之人，本縣帶去，重重治罪！」

再講包公坐轎走到西門城外一帶，忽然一陣風將錫頂刮下江去。叫衙役打撈錫頂，誰知打起一個女屍，精赤條條。上岸，用蘆席遮住身軀，進衙稟報。包公坐轎，帶齊行人，至江邊相驗。行人細細驗明回話：「頭上無過，鼻子上擦傷，耳朵上掐傷，肚腹上刀傷，腿上捶傷，門下打傷，陰戶踢傷。」吩咐備棺寄放，自有屍親前來認去。

再講包公直至司衙，忽有外面擊鼓，姓黃，名癩子，送忤逆。因長壽子係孫公令郎，流落建平，後至定遠，黃公收他以為義子。不期冤家聚頭。郎風、毛順卿自得文理死後，日逐嫖賭。剛剛手內空虛，到了定遠，看見長壽子，勾串他終日賭錢，將黃癩子棺材本都輸了去。他急了，前來告狀。包公問：「何事送他忤逆？」黃癩子說：「有兩個人，一名郎風，一名毛順卿，勾他去賭錢，把小的棺材本被他二人贏去了，只得前來求太爺伸冤！」不知包公如何辦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